

新聞學研究



星加坡華人基督教青年會
新聞學研究班編

新 聞 學 研 究

發行者：新 聞 學 研 究 班

編 輯：編 委 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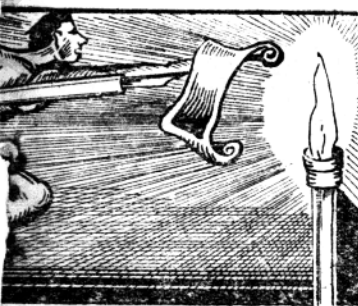
承印：星洲日報承印部

1st, December, 1949

(非賣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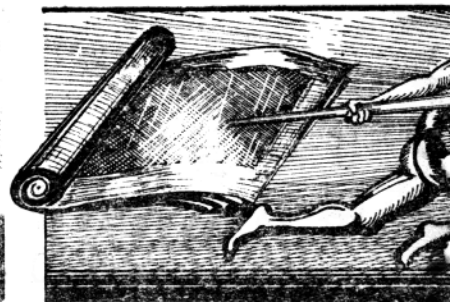
新學期
開學
研習
地理

1945



新聞學研究目錄

刊前語	馮列山	5
新聞的意義	杜運燮	12
談人名翻譯	郭史翼	13
你們選了一條艱難的路	王仲廣講 克真筆記	14
談英國報業史	趙自強	16
報業管理的幾個基本原則	朱振猷	17
漫談新聞的建設性	黃木萱	18
新聞採訪	劉強	19
漫談新聞之調查	李儲文講 何秀筆記	20
歐洲的政治經濟問題與世界政府	鄭思友	22
宣傳問題	高曉羣	25
人格修養與新聞寫作	鄭珊俊	26
新聞事業與企業	振猷	26
宣傳	逸士	27
三個月學習所得	寒流	28
漫談我國的新聞事業	陳澤森	29
新聞人語	虹子	30
怎樣做個新聞記者	雲雁	31
新聞記者的任務	自勉	31
新聞與教育	郭開元	32
談新聞相片	林明倫	32
編輯問題	黃恩賜 H.W. Buxton 作	37



輿論

寫作經驗談

眼睛銀行

鄭惠明訪問記

小統計

訪青年會總幹事沈志中

豆腐街——勞動婦女的天地

舞娘沒有靈魂嗎？

算命先生

三輪車夫

吞雲吐霧的一羣

被遺忘了的亞拉伯花園

蕭條了的新加坡市場

紹清英文學校

參觀東方汽水廠

規模龐大的南洋鞋廠

大人衙

一些建議

給同學們

一點感想

雜感

這三個月來

隨筆

小新聞

我們的一羣

編後話

通訊錄

Henry Blair Graybill 作

Lois Natirlic 作
黃承勳 譯

祥鳳 譯

少鵬 譯

珊俊 譯

資料室

潘書和

亞漢

兔力

王稚郎

羅梅

鐵川

何秀

銘中

老謝

俊萍

謝甫仁

梅郎

鄭友

梁治廷

少磊

張偉忠

黃業欽

編輯室

92 91 65 61 60 59 58 58 58 57 54 53 52 52 51 50 49 48 48 47 46 44 43 43 40 39 38

華人青年會新聞班特刊

新聞事業是最艱苦的，
但也是最崇高的。

王仲廣題 共十共

新聞學研究班紀念刊

啓迪民智

鄭惠明題

新聞學研究班
紀念特刊

新聞工作者的使命不
單紀錄人類的生活
還該創造人類的新
生活 胡浪曼

華人基督教青年會主辦
新聞學研究班特刊

文化先驅

陳國健題

筆鋒銳於劍底

新聞學研究班特刊

沈老中題

一九四九年十月於青島

新聞記者要為

人民說話！

華人青年會
新聞研究班同學

南僑報社 一九四九年
十月十七日

(序篇後先到收以)

刊前語

我們幾十個對於新聞學有興趣的年青人，在青年會主辦的新聞學研究班已經學習三個月了。由陌生的同學，經過這麼一個共同研究的機會，時間雖短，但大家都覺得好像相聚了許多年。修業期滿後，我們為着紀念這

一段學程，及聯絡感情起見，決定出版一本紀念刊。這一方面固然給同學們留些學習的鴻爪，另一方面還可藉此機緣，練習寫作及編輯，將三個月來在課堂裏聽講所得的理論做一次實習。

新聞學所研究的範圍過於廣泛，在大學裏也把這門學科列為一系，修業期間需要四年。現在我們僅以這三個月的時間，從事研究，所得自然有限，無容諱言。馮教授開頭就提醒我們說：「諸位，我只能利用這三個月的時間，盡力引導諸位走到新聞學的大門面前，交給你們一把鎖匙，至於能否啓開這面大門，那就全看各人自己的努力。」三個月過去了，鎖匙也由教授們交下來了。我們此刻捫心自問，誰肯趁着興致，馬上啓開了大門，繼續向前邁進？同時，又有誰，因為趕了這一段路程，需要休息一下？這一來，會不會減少了原有的熱情，將來是否還有繼續研究的勇氣？以上說的兩條路，都是今後可能發生的事實，究竟我們同學當中如何選擇，目前就是一個決定的關頭。

就我們三個月的所得來說，敢肯定一句話，我們並不會浪費時間。最少同學們對於新聞學的智識，已經有了一個概念。例如新聞的採訪，繙譯，編輯以及報業管理等等，多少總算知道一些基本的原理。

本刊由於編輯的時間短促，內容的充實自然談不到；再加上我們的智識譾陋，錯誤的地方，誠恐難免。一方面希望新聞界先進，社會人士，多多指教。另一方面希望同學們，以這本紀念刊當作三個月來我們相聚的回憶錄。

• 編 者 •



新聞的意義

馮別山

(一)

歷來關於新聞的定義，總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從學者的嚴肅觀點到近乎開玩笑的比喻，形形色色齊備。同時這許多定義間，又有共同的缺點，就是一切說明照例缺乏鮮明的輪廓，不是過於抽象，便是根本失去學術的意義。過去雖曾有人綜合了各種新的見解，以為採用兼容並蓄方式，新聞當然不會再越出這個範圍；殊不知一個包羅萬象的結論，同樣不能幫助我們獲得完整的概念。因為各定義本身就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存在，絕對無法面面俱到而能自圓其說。譬如說，新聞是有趣味的事實，與新聞是紀錄最新發生的社會事件，即判然兩件事；或者說，新聞是第一流記者憑其智慧所作的報道，與新聞是能夠滿足大多數讀者要求的事項，出發點也是完全不同。諸如此類，我們縱全部加以包括，最終對於新聞的觀念，還不是照樣感到模糊？所以要了解新聞，與其單獨追求新聞的定義，倒不如先設法明白新聞的性質。

什麼是新聞？多年來在英美最流行的說法莫過於「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這句話。一般人提到新聞時，特別喜歡引用這句「名言」，也多少不無因其滑稽可笑，「人咬狗」，正是社會上一宗不可想像的事件，單這一點所含的刺激性意味，就以轟動全社會。本來凡違反社會習慣或自然律的現象，對於讀者都具有吸引力，都可以使讀者感到驚奇；不過我們常真以「人咬狗」的標準來辨別新聞，那就沒有一家報紙的新聞能夠完全符合這個條件，因為事實上，這只算一種「奇聞」，並不是正常的新聞。自然，所謂「人咬狗」的原意，多少係泛指社會上一般的變態現象，但報紙每日所刊載的新聞，其中大部分究竟屬於社會的常態現象，從氣候報告到市場消息，政治動態，甚至社會新聞，大抵都是我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像這類平凡事件，正屬於「狗咬人」一型的現象，不是也同樣具有新聞價值？

根據「人咬狗」說法的新聞觀念，美國記者貝斯田（George C. Bastian）發明了一種新聞計算法。他用加減方式來證明每宗事件的有無新聞意義。茲略引數條如下：

- （一個常人）加（一個平凡的生活）等於零
- （一個常人）加（一個不平凡的生活）等於新聞
- （一個丈夫）加（三個太太）等於新聞
- （一個丈夫）加（一個太太）加（吵罵）加（訴訟）等於新聞

- （一個銀行出納）加（七個孩子）等於零
- （一個銀行出納）減（一萬美金）等於新聞
- （一個歌女）加（一個銀行家）減（十萬美金）等於新聞
- （一個常人）加（一個七十九年的平凡生活）等於零
- （一個常人）加（一個一百年的平凡生活）等於新聞

在這新聞數學中，尚有不少妙論，如果累積起來倒很可能成功一部新聞數學典，祇可惜貝氏花費了許多工夫，始終仍不能道破新聞的本質。譬如說，一個常人，縱說終身過着平凡的生活，但我們並沒理由就斷定他絕對不是新聞人物。因為他既可能是某種社會某種職業或某一種階層生活的典型代表，成為旅行遊記等新聞報道的對象，同時也可能由於平凡的生活，故他的意見反能象徵人民的公意，格外值得我們重視。總之，貝氏一流人物的新聞看法，僅以能夠轟動社會的事物為目標，注重社會變態現象的一面，遂有反常事件才是新聞的結論。這種觀點，正充分反映現代大眾報紙（Popular Paper）的作風。大眾報紙經營學計，總往往不惜採取任何手段，以求達到增加銷數的目的，因此凡屬新聞，必須符合有趣味，有刺激性的條件，最好，真的有一天會發生「人咬狗」的故事，讓讀者震驚社會的神怪並佩服這一家報紙的魔力。自從大眾報紙發達以後，風氣所趨，各報競以趣味故事相號召，其中一部分報紙更變本加厲，流於低級趣味，遂被稱為黃色報紙（Yellow Paper）。新聞到了黃色報紙手中，也毋須再討論甚麼原理與定義了。

針對黃色報紙一流的新聞觀念，一位美國教士曾說：「什麼是新聞？罪惡就是新聞，新聞就是罪惡。」這是宗教家的口吻，同時也是現代報紙所激起的反響。不過這位教士專去責備報紙，而忽略了讀者這方面的要求，顯然仍未瞭解病源所在。本來在人類本性中有一個弱點多數人總喜歡聽聞他人的陰私和過失，並且樂為宣揚，就是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的道理。由於有此弱點存在，所以有關罪惡的新聞，無論如何要比提倡倫理道德的新聞，容易博得廣大讀者的歡迎。一般現代報紙出版家既視報紙為商品，說到商品自然需要推廣銷路，而罪惡新聞恰是增加報份最可靠的法寶，新聞報道會變成社會犯罪行為的紀錄，也是勢所必然。這中間，報紙出版家與讀者雙方，有一種互為因果的關係，可以說報紙的問題，同時又可以說是社會問題，故尋覓挽救的途徑，也決不是普通的治標方法，所能生效。例如美國某城有一家報紙，為要增高新聞道德水準起

見，有一次特約當地著名的人物數位，擔任該報的臨時編輯；事先並聲明，授予處置稿件的全權。不料第二天該報的面目依然如舊，第一版的新聞還是照樣滿載無缺，雖婚、桃色案件等不名譽的新聞。事後其中一位教士十分感慨地宣稱：「新聞究竟是新聞，連我們這種人處在臨時編輯的地位，也不得不奉顧到事實」。這個實例證明，單純治標，是無法解決新聞道德問題的。自然，話說回來，倘若將新聞直接解釋做罪惡，也未免犯機失之過偏，因為大部分新聞根本就與罪惡無關，並沒有任何不道德的成分在內。

(二)

什麼是新聞？真是衆論紛紛，莫衷一是。每一個人總從自己所站的角度看去，說來好像都一樣，好像都已經將新聞把握住了；但我們進一步分析，便不難發見，各人所把握的，只是新聞的一點，一線，並不是全面。因為新聞乃一宗最變幻無常，不易捉摸的事物，凡其試用定義加以規範，永遠是面彼失此，最終依然毫無所獲。故要瞭解新聞，最妥當的方法，應先從新聞產生的過程入手。如果將全部過程分為若干必經的階段，再分段加以研究，尋求其因果關係，我們總得不到一個確切的定義，但對於新聞的本質及其輪廓，總可明瞭一些梗概。

新聞的產生過程有四：

第一。必須是社會上最新發生的事件。

第二。經過第三者——新聞記者之報導。

第三。應用迅速的交通工具傳達。

第四。經過編輯程序，然後公開發表。

以上所舉，是每宗新聞所必經的歷程，缺一不可。這裏又引起另一問題，就是社會上每天發生的大小事件，何止千千萬萬，為什麼新聞記者只報導某一類事件，使其他成為新聞；而對另一類事件，却不提及？在這種何者應取及何者應棄之間，到底根據什麼標準？同時這標準又由那一個人來規定，是直接決定於新聞記者個人的觀念，還是間接受讀者大眾要求的影響？只要我們能夠明白這個標準，實際上也就不難領悟出新聞的性質。

說到新聞的性質，首先值得注意的，即新聞乃記載人與人間，或者人與自然界所接觸而發生的事實。所以凡屬個人的生活，如果不影響他人或對社會無利害關係時，就不會含有新聞的意義；因為新聞屬於公共性質的事物，與個人的私生活，絕對不可混為一談。至於所謂私生活，又並不是指個人孤獨的生活，由於人類不能脫離社會，故任何人都需要經常與週圍人羣保持接觸；倘若這種接觸只是一種普通的方式，例如為了職業，親屬，友朋等類關係，同時又不牽涉到他人時，依舊屬於私生活的範圍。本來

像這類社會的日常生活現象，數量過於繁多，如果要一一加以記載，也絕對不是報紙的篇幅所能容許。反過來說，當任何事件超出這個界限，只要直接或間接會影響一部分人的生活時，當然不再是私生活，而是新聞。總之，在這公私生活之間，不但可以決定一宗事件是否新聞的意義，甚至連新聞價值的大小也是依據這個尺度；這是說，每宗事件與社會利害關係的深淺，乃決定新聞價值大小的前提。故大而言之，戰爭是新聞，因為戰爭關係到一個國家及全體人民的命運，小而言之，柴米油鹽的市價也是新聞，因為這市價會影響到人民的日常生活。由此類推，刑事案件是新聞，因其關係社會的公衆秩序；娛樂及運動也是新聞，因其關係人民心身的健康。他如婚喪喜慶等類，同樣也可能是新聞，雖說這類新聞價值常因人而異，雖說多半對於一般讀者並無重大意義，惟在當事人的親友及其所屬的社會範圍中，却又可能算是一宗大事。從上述各點加以歸納，便不難發見新聞本身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社會性；換言之，凡是新聞，總直接或間接與社會全體或一部分人，有密切的利害關係。

從新聞的起源上說，這種社會性反映得格外鮮明，所以新聞乃人類生存競爭中不可缺少的武器。遠在人類原始時期即有報告新聞的方法存在，例如一個部落遭遇敵人或猛獸侵入時，常用口頭或鑼鼓以及其他工具，發出各種不同的聲音；某種聲音代表約定的某種警告信號，讓部落全體居民聞聲有所準備，或發起抵抗，或迅速撤退。像這和等於戰時的通訊組織，不獨早於原始人類，甚至螞蟥與蜜蜂的生活情形，也是如此。因此新聞是集體生活的一種產物，也是對於集體生活的一種保障。並不是單純有趣味的消息，只供茶餘酒後作談笑的資料。就在現代人類生活中，這種特性，依然存在，不過有些新聞反映得比較明顯，有些新聞比較模糊而已。像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我國抗戰爆發，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兩宗新聞，不但都是隔夜之間轟動全國，使人發生國家安危的感覺；同時都有一種反應的情緒，事實上，與原始部落人們聽到敵人來侵或已被擊退的情景，也可以說是完全相同。因為當此類新聞傳播的時候，社會中的每一個人的個體觀念立刻會隨之消滅，人人都為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所感召，以集體——國家或部落——的利益為前提。這裏就充分發揮了新聞的性質。再如市場變動的消息，有時對於某一行商工家固然具有決定命運的意義；但對一般消費者也常是利害切身，所以經濟新聞格外顯其重要性。他如，天災及時疫等類突發的報道，對於某一區域的全體居民，更屬生命全與否的嚴重問題。是故凡是新聞，或明或暗，多少與人類集體生活有所牽連，甚至就是娛樂消息，我們只要注意其對國民文化及人民心身健康方面的影響，也不難明白，像這類表面上似乎無足輕重的新聞，還是同樣有其重大的意義。

雖然，上面所引述的，都是直接的，有形的新聞，社會性比較明顯，容易辨別，此外尚有間接性的新聞，却需要讀者自行體驗，從讀者心情的反應中，才顯露出一種潛藏的社會性。這一層，就因為人類的生活不能脫離社會，所以屬於社會中一員的個人，平時對於周圍人羣的際遇，以及環境事物的變遷，縱使與自己本身毫無利害關係，仍莫不處處表示關心。這種關心，固然有時單純爲了好奇，有時又完全以同情他人的姿態出現，即所謂「正義感」；不過事實上，無論同情的方式如何，其出發點却基於自我爲中心，僅借他人的不幸境遇來勾引自己的感慨而已。故許多人往往會不知不覺中，起初爲了同情他人，最後却喚起了對自己的「自我同情」。至於「自我同情」的反映，當閱讀優秀的文學作品時，極容易尋出例證。譬如一篇小說，只要故事的結構緊張，主人翁的悲歡離合情節動人，對於讀者便富有感染力。如果這位主人翁是一種悲劇式的人物，更可使讀者爲之流淚。自然，像這樣的眼淚，我們與其說是爲作品中的主人翁而流，倒不如說，讀者受了故事的感動，無形中進入設身處地的境界，終於引起自己身世之感，發生一種自悲自憐的情緒。不少新聞對於讀者的影響，也是如此，能夠使讀者發生與讀文學作品相似的反應；尤其社會新聞常具有同樣的特質，故格外受到廣大讀者羣的歡迎。本來依照這類新聞性質論，並未直接含有社會性，但因其能夠激發讀者的「自我同情」，讓讀者從新聞中體驗到「個人」在如何與社會及自然環境奮鬥掙扎；最後這個「個人」，無論成功或失敗，是悲劇或喜劇，他的遭遇，不是要引讀者的共鳴，就會使讀者發生恐懼的感覺，間接可以增加讀者的人生經驗。換言之，這里就含有社會性的意義。現代大眾報紙的作風，即在無限度利用讀者這種同情心，以鋪張的敘述手法，必要時，甚至不惜侵犯到個人的私生活；祇求其能夠得到讀者大眾的歡迎，便不問新聞的後果如何。論態度，自然不可原諒，可是依照讀者熱烈歡迎的情形來說，恰又證明這類新聞的所以能夠存在，還是由於本身含有社會性的緣故。

所謂決定新聞的標準，大體上已如前述，新聞記者採訪時無非根據這個標準，從許多事實中加以挑選而已。至於挑選得是否得當，此卻牽涉到新聞記者個人的學識與經驗，同新聞本身無關。因為新聞既不是單純有興味的事實，更不是第一流記者憑其智慧所作的報道，如像經濟新聞的一堆數目字，不但毫無趣味可言，並且也毋須出自這第一流記者的筆下，我們照樣沒有理由否認這類新聞的價值。

其次，在新聞的產生過程中，何以首先提出必須是社會上最新發生的事件？這一層，一般人雖說不明瞭新聞的性質，可是用語習慣上也會知道

，新聞總要新鮮。不過這里所謂新鮮，並不是全部都是新的事物，例如舊事重提，有時也是同樣具有新鮮的意義；所以這裏最重要的，還是應先設法瞭解新聞的形態。新聞的形態近於歷史或故事，都是記載變動中的事跡，不是描寫一種靜止狀態的事物；分別只在於歷史或故事，乃追述一宗業已告一段落的事實，新聞則報道正在變化發展中的事實而已。同時也因此，新聞最具體的意義，凡新的事物或現象演變成新的事物或現象時，這演變的過程，就是新聞報道的對象，也就是新聞所需要的變動性。我國舊小說中，有時也能適當應用新聞這一語，例如紅樓夢一書就有數次提到。有一次當寶玉聽到林黛玉的病好了些，隨口說出阿彌陀佛，林黛玉的丫頭紫鵲就對寶玉說：「你也念起佛來，真是新聞！」因為寶玉分明是個十足公子哥兒的個性，平時絕對不會念佛，一日突然改變常態念起佛來，所以便是新聞。這個例說明，一個人的生活習慣有了變動，就可能成爲新聞，同樣社會的風俗習慣，或者人與人間的關係發生變動，當然也是新聞。

新聞的所以需要含有變動性，一方面，因爲有了變動才產生事實，另一方面，也因爲凡屬變動的一種現象，本身多半富有戲劇意味，情節比較動人，容易滿足讀者的要求及好奇心。好奇心本是人類的一種天性，當兒童時期，這種心理的反映，最爲明顯；等到成年以後，一般人由於見聞逐漸豐富，生活經驗不斷累積的結果，好奇心方受到壓制。不過所謂壓制，也僅指對於常態的事物而言，如果一旦遇到前所未見聞的事物，任何人都會失掉控制力，重新引起好奇心的意念。總求明白一個究竟。新聞所報道的，正是變動中的事物，於是對於讀者就具有這種吸引的力量。好奇心的上者，發展爲求知慾望，以瞭解天下事爲快樂。例如：「唐無虞立常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王右軍十七帖，每問蜀中故蹟，云：爲欲廣風聞，大抵開見新，是古人第一樂。」（見明陳繼儒著：太平清話）。現代報紙，在這方面也頗有成就。近數十年來，許多報紙會不斷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作爲報紙的寫作題材，再配合以淺白動人的文筆，或用通俗講座方式，或用故事的結構，普遍介紹給讀者，滿足了一般人的求知慾望。好奇心的下者，却單純爲愛好新奇的故事或傳說，目的僅在獲得一種心理上的刺激與滿足。依據心理學家的解釋，潛藏人類的下意識中，本有各種變態心理，所謂野蠻性的遺留，例如搶劫殺人等項，以及其他種類的幻覺。所以罪犯的行刑能夠吸引大量的觀衆，同樣刑事新聞與怪異傳說，都可以誘惑大多數讀者，原因也即在此。並且就是這種好奇心，曾經幫助過報紙的發展，當印刷報紙在十七世紀前後開始流行時，幾乎無不以刊載怪異新聞來號召，像天變，人妖，海怪以及宗教上天堂，地獄等類傳說。同時復

附以插圖，直接加強讀者的注意力。論這種情形與現代書報止相仿，而三百年後的今日，現代報紙的作風，依舊沒有脫離這個原則。

新聞既必須是社會上最新發生的事件，這一點當然要受時間的限制；換言之，即在公眾對於此事尚未熟悉內容以前，否則一失去時效，便不能再稱為新聞。有人曾說過，新聞是人類最易腐壞的物品。如果不及時登載，轉瞬之間就成廢物。由於有此前提，所以每家報紙單為其營業計，絕對不能讓自己的新聞報道比人家落後；因為受影響的，並不止長期的銷數及報紙的信譽，甚至由於偶然一次的疏忽，當天的報份也可能就發生問題。至於已經印刷無法發賣的報紙，祇好當作報紙論重賣出售，這在成本上須受極大的損失。尤其英美等國報紙的銷路，幾全靠報販在街頭叫賣，一條重要新聞的有無遺漏，更是根本決定當天報份多少的因素。基於上述的理由，故新聞必須爭取時間，而新聞記者的報道新聞，也必須應付最迅速的交通工具來傳達。事實上，一部報紙發達史，就是等於一部為新聞爭取時間與空間的奮鬥史。就傳遞新聞的工具說，幾乎每一時代中技術上所能有的交通工具，報紙必先加以採用，也始終總以力求迅速為目標；由信鴿、輪船、火車、飛機到電報、電話、無線電廣播，無不如此。並且配合這種傳遞新聞的敏捷情形，出版方面也在不斷改進，從手摺印刷機，平版機發展到新式捲筒機。同時為適應捲筒機的需要，復發明捲筒紙，以及發行時盡量應用現代式交通工具等等。上述的一切完全根據新聞必須迅速傳達的一點，如果一家報紙在報道新聞的速率上無法與人競爭，這家報紙的遭受淘汰，當然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四)

新聞的另一特徵，就是經過第三者——新聞記者的報道。本來新聞的性質，雖說同故事相近，但其中究有分別。故事可以從第三者起，互相輾轉傳遞，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新聞却是新聞記者本人在場目睹，或根據其他目睹者所供給的資料而寫成的紀錄。這裏需要有人可靠的時間、地點、人物、換言之，新聞記者在職業道德上負有一種責任所報道的內容絕對翔實，決非虛構。因為新聞記者是第三者，於是便發生兩個問題，第一，是否所有的新聞報道都絕對正確可靠，不會含有錯誤，甚至有虛構的成分？第二，就新聞記者的職業道德論，最重要的一條，頭在於遵守客觀獨立的報道；不過一個最忠實的記者，在新聞中是否能夠排除任何主觀的成分，絲毫不滲入一些個人的成見？照理，這兩個答案都應該是正面的，但可惜事實上並非如此。

關於第一點，新聞的需要正確，本屬天經地義，凡一個稍知自愛的新聞記者，也決不願故意以假新聞來欺騙讀者。不過問題並不全在新聞記者本身，因往往新聞的來源上而先行變質，新聞記者不及覺察，終至有時竟以最忠實的態度，代人報道偽造的新聞。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不獨軍事，政治已同宣傳結不解緣，就是社會一般人士也瞭解宣傳的妙用。尤其需要聞名社會來穩定職業基礎的人士，例如政治家，藝術家，電影明星，運動員，歌女以及工商業廠家大老板，大家都要爭取「名」這個字。換言之，他們的職業利益在於成名，聲名愈廣，收穫才愈大。至於說到宣傳的技術，正面廣告的效用却遠不及側面新聞報道中的輕描淡寫。大家既懂得這個原理，於是便競爭設法掌握住新聞的來源，用精製的新聞原料供給報紙，以求達到宣傳的目的。所以目前世界各國，從政府機關到工商公私團體，甚至於一部分私人，都有新聞處或新聞聯絡員的設置，作用即在於控制新聞來源，要當新聞未披露以前，加以改頭換面，使對自己不利的事實不易洩露，對自己有利的資料盡量宣揚。像這種宣傳方式，可以說是配合現代人類生活的實際情形。因為由於社會需要新聞，報紙及其他各種新聞事業也需要新聞，陳腐的新聞檢查制度，已經失掉了時代性，任何消極性封鎖及統制新聞的方法，都只有反面的結果，故大家以新聞處來代替新聞檢查機關，用透過新聞記者筆下的方式，企圖在新聞來源上根本發生作用。此點算是現代統治技術一個最巧妙的發明，但不幸新聞事業却因此遭受到不可估計的損害。例如，最近三四十年的時間，報紙的地位就在不斷低落，一般讀者對於報紙上新聞已逐漸缺乏信心，當十九世紀時期，大多數讀者會無條件相信報紙記載的正確，此刻幾乎大家都要懷疑每種新聞的價值，都要猜測新聞中到底有百分之幾才是事實。自然，這中間，大眾報紙之作風，也應負大半責任，由於過分的誇張與尋求刺激性的新聞終至毫無嚴肅的態度，也會引起讀者對報紙的心理。再從新聞記者本身說，在採訪的過程中，無論如何小心仔細，錯誤也在所難免。故假定一種新聞發生時，新聞記者恰在場目睹，（雖說這種機會並不是常有），親見全部經過情形，照理這種報道應該有絕對正確的可能。可是事實上並不然，因為新聞記者不是一架攝影機，敘述事物時總要受個人記憶力與觀察力的限制，所以兩個新聞記者同時目睹一宗事件，由於記憶力與觀察力的不同，以及偶然的疏忽，等到寫出來後都可能變成兩種不同的新聞，這是第一點。其次，新聞記者的採訪新聞，多半都在事件業已發生以後，於是主要工作乃向有關證人收集資料；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往往由於各證人的觀察記憶不同，能否與原來的事實相符，已屬疑問。再加上這中間更可能偶因語言上的誤會，譬如誤說，誤聽等情，都會使新聞離開事實。此外，新聞又

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刊出，故寫作，排印以及校對上的各種錯誤，也不能全免；並且這些錯誤，雖說可能差不過一兩字，但有時也同樣可以影響到新聞的真實性。總之，新聞是應該正確的，但絕對的正確報道，事實上却不可能。

關於第二點，新聞記者能否作完全客觀的報道，這一層也不能得到正面的答案。固然有人說，新聞記者的責任在於「有聞必錄」，言外之意，顯指「有聞必錄」便是絕對客觀的態度。更有人認為，成見是新聞記者最大的敵人，所以不但成見，甚至個人好惡的心理，即任何主觀的成分，都不應滲入新聞報道中。理論上，這些見解是無可辯駁的，但問題却在於所謂主觀的成分，不是容易剔除。本來依照新聞記者的工作論，採訪所得的消息，只是新聞原料，而這原料本身總是多半錯綜複雜，毫無頭緒，又必須經過一度精密的選擇與整理，才能夠構成一篇有系統的新聞。當新聞記者在整理原料的過程中，何者應去以及何者應留，就在這取捨之間，無論如何也難免不混入一些個人主觀的成分在內。我們不相信，世間會有絕對客觀的新聞報道存在，因為新聞記者只是普通的一個人，本身不能不受理智與情感兩方面的支配；理智使他知道如何辨別是非，情感使他發生好惡的意念，這要任何職業上的訓練，都無法根本消滅這兩者。於是這種潛伏的主觀，往往就會不知不覺中流露在新聞裏面。所以有言論自由的前提，各新聞不會有統一的意見；同樣有新聞自由的前提，各報上也不會有統一的新聞。原因就在於每一個新聞記者的看法不同，這不同的看法，即所謂「完全由於各人主觀」的緣故。以倫敦各報為例，幾乎每家大報都有其獨特的作風，凡是同樣的事實，由於表達方法及各記者觀點的互異，居然能夠寫成彼此不相同的新聞報道；最少也總會給予讀者以不同的印象。這一層，自然也因為每篇新聞中所記載的純粹事實，究竟有限，甚至許多政治大事，如果按照實際所發生的事跡來說，通常也寥寥數語可盡。故一般長篇新聞，只要我們加以分析，便不難發現，其中大部份都屬於一種解釋性質的文字，目的在於幫助讀者明瞭事實的經過，像這類解釋的文字，當然更不能脫離新聞記者的主觀色彩。

(五)

就新聞記者的工作說，本有外勤與內勤之分。外勤訪員所寫的新聞稿件，尚須經過內勤編輯的選擇刪改，添製標題，然後才寄稿付排。這種選擇刪改，既是新聞必經的編輯程序，也是完成一宗新聞最後的階段；依照報社的慣例，除少數名記者的稿件毋須刪改外，通常一般編輯總掌握着刪改新聞稿的大權，並決定每宗新聞的命運。英美兩國報界，更在訪員與編輯之間，設置一種新聞編輯(Kewie)，這批人的職務，就在編輯主任指導之下，

根據外勤訪員所供給的新聞材料，重新加以編寫。所謂編寫，即材料雖為訪員的原稿，但格調語氣以及字數的多少，均非原來的面目。甚至有訪員只作口頭報告，根本整篇新聞就由新聞編輯執筆。編輯制度的目的，在於每篇新聞都能符合該報的一貫作風，尤其能使文字格調統一調和，便利於讀者閱讀。同時英美各報每家所以能夠保持自己獨特的風格，主要的原因也在此。至於有關編輯問題，可以從兩方面研究，一為編輯技術，另一為報紙的編輯政策。編輯技術，比較單純，常由編輯主任自行決定，只有遇到重要的新聞時，才請示主筆或總編輯。這程序，第一步就是審查駐外記者，訪員及通訊社等的新聞稿，依其性質的重要與否，決定採用或捨棄。第二步將採用的稿件，再分別加以研究，用新聞記者的經驗與眼光，權衡每篇新聞的價值，然後規定刊登的地位及字數。第三步動手改寫原稿，不但事實的經過次序，往往需要加以變動，例如訪員認為主要的事實，可能反成為次要；同時一般報紙更重視穿插，而這些添加的穿插，多半都是臨時收集而成；只要能使新聞生動，至於是否牽強或顛倒事實，却在所不計。此外，就是報紙受篇幅的限制，例如依照訪員的資料本來需要兩千字以上的說明，但編輯主任要顧及篇幅，只許寫成兩百字的一條新聞，經過這種縮寫以後，原來的事實，也可能直接受到影響。所以有不少人，一度成為新聞人物，立刻便為報紙及新聞記者表示不滿；因為第二天看報時連自己都會嚇了一跳，為甚麼報紙上所刊載的話，差不多一半根本自己就沒有說過？這是編輯技術上的秘密，需要穿插不能僅作平淡無奇的報道。當每篇新聞都不望能夠感動讀者的時候，為了迎合讀者，自然新聞就不容易完全符合實際的事實。至於報紙的編輯政策，通常每家報紙總有自己一貫立場，就是沒有政黨聯繫的報紙，對於政治、社會、文化等問題，也有一種固定的主張。甚至連大衆報紙，還須表示該報的基本態度，藉以博取一般讀者的同情。雖說這種立場及主張，習慣是以社論來代表，同時各報更異口同聲說是，在新聞部分採取自由報道的精神，絕對不加干涉；不過，事實上大部份報紙對於新聞的態度既不放任，更非根本不問任何新聞的性質，一概予以同等刊載的機會。反之，每家報紙都以事實來選就自己的標準，或用自己的標準去選擇新聞；有此報紙更寬顧「削足適履」，而不肯發表與該報主張相矛盾的消息。並且，許多報紙由於擁有某階層讀者的緣故，刊載新聞都有一定的範圍，在這範圍外的新聞，就多半從略，不願詳細記載，例如偏重政治的報紙中，極少有社會新聞的蹤跡；同樣，一般大衆報紙對於政治消息也不十分重視。所以從事事件的發生到正式發表在報紙上變成新聞時，這一段過程是既曲折又複雜，尤其在編輯的階段中，所受

的影響更大，任何一位優秀的新聞記者，以其最大的小心從事新聞工作，也不敢保證自己能做到絕對的客觀地步。因為新聞報道只是工藝的製品，不是用機械在生產，不獨無法求其一致，甚至或多或少總與原來的事實不完全相同。

以上所說的新聞，都是社會上業已發生或正在發展的事實。這些事實的有無新聞價值，及應否變成新聞，雖說由新聞記者依據新聞原則選擇決定，但最後，讀者大眾的意見又不可忽略。換言之，一篇新聞能夠引起讀者注意時，方有新聞價值。如果讀者，除加以注意以外，復自動將新聞的內容向人轉述，這價值就更大。如果一般讀者不獨在輾轉傳遞，甚至大家爭將這篇新聞當作談論的資料時，價值當然更大。由此可見新聞價值的大小，前提還在於以能否在社會傳播，及傳播範圍的寬狹為標準，而新聞的理想境界，就在能引起一般讀者的關心，使人人熱烈參加討論新聞所涉及的問題。根據此一點來說，則新聞有時也須乎一般社會上更宏有形的事實，例如必須有時間、地點、人物等項的記載。反之，只要某種問題會引起讀者廣泛的注意與談論，便不問這是對原有新聞所發表的意見，或者是平空提出一個問題，都應同樣具有新聞的價值。因此，新聞顯然尚有另一特徵，即問題性，這類屬於問題性質的新聞，往往並非社會上自然發生的事件，乃新聞記者憑其銳利的眼光，從社會現象中提出一個為公眾所關心的問題，俟訪問記者，特寫之類，或者為社會上知名的人物，他們有時對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所發表的意見，雖說這些意見可能同當日的新聞並無聯繫，但因他們個人的地位，或見解的特殊，依然能夠轟動社會，成為報紙上一篇重要新聞。目前各國政府首腦人物，尤其是各國的政治家輩，幾乎每次的公開演說或談話，都含有新聞意義，就是一個例證。現代大眾報紙的作風，也是根據這個原理，處處設法迎合讀者的心理，例如如有新聞時，便在新聞報道本身加以穿插，渲染，吸引讀者閱讀；沒有新聞時，却採用提出問題的方式來製造新聞。這是說，大眾報紙總不願讀者一天沒有談論的題目；同時也就利用這一點來維持報紙的銷路。黃色報紙的方法，自然更進一步，從不讓讀者有一天安寧；如果接連數日社會上不發生一件夠有刺激性的新聞時，這時候出版家就會愁眉苦臉，千方百計設法製造新聞。也許由於偶然的機會，譬如說看到一件婦女的新式時裝在街頭出現，服裝的長短與當時一般流行的格式不同，這位出版家會立刻心

血來潮可能讓第二天的報紙發表一篇新聞報道當作一宗大事件。接着，便將這篇新聞去徵詢許多社會名流的意見，最好自然是一批女名流；同時並請她們各就自己的主張寫成一二千字的文章，陸續在該報上發表。題目不外，從審美觀點論女子服裝」、「短服與健康美」、「長衣裳——女性幽雅風度的寄托」，或者「我的意見」等類。於是彼此互相辯論，引起一場論戰，終於在這種熱鬧聲中，報紙求銷路的目的便完全達到。等到讀者開始感厭煩倦時，又再換上另外一個題目，重新製造，事實上，這個故事也確實發生過，好像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數年，倫敦每日郵報（Daily Mail）即採用過一次。依據在「諾爾克里夫夫婦的日記」（Tom Clark: My North-life Daily）一書所載，諾氏當時對此方法表示十分滿意，僅對其中某女名流的一篇文章，認為太長，他說：「這篇文章寫得很好，但可惜太長了一點，正同女性穿過長的衣裳一樣」。從此以後，一般大眾報紙的出版家，都念念不忘這個手法，藉相模倣遂變成最流行的一種辦報秘訣。自然，我們可以責備大眾報紙這類作風的不正當，手段近於夢押戲，在欺騙讀者；可是只要在適當的時間中提出適當的問題，不獨可以成為新聞，並且可能還是重要的新聞，又是一宗不可否認的事實。訪問記是一個例，旅行遊記及景物素描等，又是另外一個例。

新聞的性質，正如上述，不問內容對於讀者是利害切身問題，或者僅為滿足讀者的好奇心，其前提總在於要能夠配合讀者實際的要求才具備生存的條件。當一般讀者既以這種需要以後，自然會產生以供給新聞為營業對象的機構——報紙，及以供給新聞為職業的人物——新聞記者。同時復由於社會的進步，新聞已成為現代人類生活必需品之一，市場範圍既日益擴展，大家便競相販賣，視新聞有如商品，於是報紙才能夠漸次發展，成為一種現代式的企業。報紙在這方面的成就，不獨有商業意義，同時也影響到人類的生活與文化，甚至連報紙的姊妹事業，如廣播、電影兩業也都能在新聞間內突飛猛進，而報紙則是，同為傳播新聞的主要機構。自然，一家報紙的力量，究屬有限，新聞的範圍過於廣泛，任何一家日報都無法獨力採集全部新聞，而不會遺漏；為了要彌補這個缺憾，結果在報紙與新聞來源間又產生一種居中的事業——新聞通訊社。有了通訊社這種組織，全世界各地當天的重要新聞，才可能全部集中，同時也可能再普遍供應各地的報紙應用，新聞事業發展到這階段時新聞的供求問題始告完全解決。

談人名翻譯

杜連燮

人名的翻譯可分爲兩部份來談：（一）中國人的英文名的翻譯。（其他法文名俄文名等亦同）。（二）外國人名的翻譯。

中國人的名字譯成英文後，要回譯成中文，因兩國語文的迴異，已甚莫大困難，更因中國文化在近數十年來深受西洋文化的影響，在名字方面也發生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現象，而使人名的翻譯更感棘手。

中國人的英文名字大概有下列幾種寫法：

（一）照原次序的。如毛澤東寫成「Mao Tse - Tung」周恩來寫成「Chou En-Lai」林彪「Lin Piao」等。

（二）名先於姓的，這可再分爲三種：

（甲）用原名的。如宋美齡寫成「Mingling Soong」等。

（乙）名用字母的。如宋子女寫成「T. V. Soong」孔祥熙寫成「H. H. Kung」，陳才清寫成「C. C. Tan」等。

（丙）改用洋名字的。如顧維鈞變成「Wellington Koo」蔣光鼐變成「Hollington Tanner」，張君勱變成「Carson Chang」，葉公超變成「George Yeh」等。

（三）以名字的末字爲姓的。如吳佛古（新加坡立法委員）寫成「G. H. Kiat」，原是吳先生，竟變成古先生了。

（四）用方言拼音的。如陳嘉庚寫成「Tan Kah Kee」（如讓一個北方人照國語翻譯，即可能譯成「唐基」）、「黃」成「Ooi, Ng, Wong」，「王」寫成「Wong Ong, Heng」等。

中國人的英文名既是這樣五花八門的，我們在翻譯時，到底應如何解決呢？最方便的當然就

是查人名字典，取其音相近，職位歷史相符的，就可以得到原名，但這種方法只有在前述兩種情形下（第二種的丙項還須除外）方能適用。第二種方法就是參考國內或香港出版的報紙，以求其正確名字，然如新加坡講，則有一種困難，即通常國內報紙倒須遲到數日，遺水救不了近火。第三種方法是參照中英文報紙，但英文報所載中國消息較少，這方法也不甚好用。最後一種就是參照中國人的通訊社的電訊（如中央社新華社等）。總說一句，翻譯中國人的英文名字，頗難猜謎，除上述幾種方法可用外，最方便的恐還是能對於國內新語的常識很豐富。

其次讓我們來談談如何翻譯外國人名。這裏所講的外國人名，當然主要的是指西洋人名，日本人名，朝鮮人名，安南人名等的翻譯較易，可以略掉不談。細細分析起來，西洋人名的譯法，也有好幾種：

（一）去掉名，以其姓爲姓名的。如 Clement Attlee 譯爲「艾德禮」，Harry Truman 譯爲「杜魯門」，Vinston Churchill 譯爲「邱吉爾」等。

（二）姓名均譯的。這又可再分爲五種：

（甲）照原次序全譯的。如好萊塢電影明星 Bette Davis 譯爲「蓓蒂黛維絲」，Bin & Crosby 譯爲「菲克羅斯貝」等。

（乙）照原次序半譯的。如普濟文藝作品的譯本中把 Charles Dickens 譯爲「查爾斯·狄更士」，或 C. 狄更士 Mikhail Sholokhov 譯爲「M. 蕭洛霍夫」等。

（丙）照中國人習慣翻譯的，如將 Bernard Shaw 譯爲「蕭伯納」等。

（丁）每字取一音的。如「John K. F. airbank」譯爲「費正清」（對中國的問題深有研究的美國人）等。

（戊）以名爲姓，以姓爲名的，此類例子可舉前美國駐華大使 Stuart Leighton，「司徒雷登」。

（三）用方言翻譯的。如林琴南以福州音譯 Dumas 爲「仲馬」等。

西洋人名的譯法也有這麼多種究竟叫我們何所遵循呢？歐復曾說：「一名之立，旬日踟躕」，梁任公也說：「翻譯之事既不易，定名最難」，真是只有嘗過此種苦味的人才講得出來。不過，我們在參顧各方面的前提下，仍然可以歸納出幾個原則：

（一）採用音譯。地名偶或可用意譯，如 Pacific Ocean 譯爲「太平洋」，Cape Of Good Hope 譯爲「好望角」，但人名仍以統用譯音爲要，而不應把 Waterman 譯爲「水人」，Mr. Woodhead 譯爲「木頭先生」

（二）用國語譯，使各省人都可讀其音而較易猜出其原名。如「仲馬」一名即曾難倒許多學者，因爲懂得福州方言的究竟太少了。

（三）譯姓爲「姓名」。西洋人的姓多爲複音字，故爲方便起見，不妨將其一字的「姓」譯爲二字或三四字，如 Lincoln 譯爲「林肯」，Stalin 譯爲「史大林」，Molotov 譯爲「莫洛托夫」，變爲「整個中國式的「姓名」了。

（四）譯得像個中國人名，並盡量採用中國姓。若係長名包含有五個音的，有時還不妨刪去比僕音，如 Roosevelt 不譯爲「魯塞維爾特」，而譯爲簡短的「羅斯福」，Eisenhower 不譯爲

你們選了一條艱難的路

郭史翼

同學們

我活到現在看過新聞學的書怕不過十本，年青時也沒有那樣幸運進大學的新聞學系當一名學生，這一次忽然要教人新聞學（心裏好笑要污辱了「教授」的尊稱），便不免向朋友們借幾本新聞學的書來看。我教的是編輯研究，仔細把幾本新聞學的書有關編輯理論的部份一齊併起來讀，天啊！兩個鐘頭就完事。我一共教二十個鐘頭的課，其他十八個鐘頭呢？我怪自己冒冒失失把這差事答應下來。

因此，我誠實不信任新聞學的書，也為四年修畢新聞學的學士們叫屈——假使他們進報館工作，還不一樣從頭做起？

理由很簡單，世上很少人先把游泳的理論讀得爛熟，然後鑽進水裏去。十個會游泳的人，相信有九個並不懂得理論，他們是在水的懷抱中，嘗過窒息，咳嗽，嚥下鹹鹹幾口，這些不大難受的滋味，然後才制服了水的威力。理論的重要，那應該是在其他方面的。做報和游泳一樣，實踐置乎理論之上。

憑我自己的經驗，要做一個報人，讀報比讀理論更重要。沒有養成讀報的習慣和興趣，那最好不要想當記者。比喻說：你志願做編輯，你看多了各報報紙的標題和編排，心裏就會比較好壞，自己就有一種選擇，等到有機會做事的時候，便不至於徬徨失措了。假如你光靠幾本編輯理論的書，平時不讀報紙，那我敢斷定你一輩子也當不了編輯。（在報館做事以後，還要更廣泛地讀報，才能夠做到學人之長補己之短）。

有人以為讀熟理論，做起事來當可減少錯誤，這話也並不完全可靠，報人怕的不是犯錯誤，而是知錯不改，一錯再錯。這裏就用寫別字做例子，初進報館的記者，寫別字是難免的，只要隨時加以注意，發覺後立刻改正，以後就不至重犯了。（這種錯誤不是理論所可防範的）。再舉更重要的例子，如報人的立場問題，只要知過即改，縱使過去違背良心顛倒是非，也是可以原諒的；最怕的是寧肯錯到底，抱着死硬態度，那才無可救藥。有多少沒有操守的報人，他們用靈魂，毒害讀者，受人唾棄？他們也是讀熟新聞學理論的書啊！

你們剛從新聞研究班修業出來，正是滿腔興奮，躍躍欲試，却不料為我澆下一盆冷水。但願因此會使你們的腦筋清醒一下。你們開始選中了一條艱難的路，冷靜而沉着地走吧！

郭史翼

一九四九，十，廿八。

「艾喜憂威爾」而譯為「艾森豪」。在文藝作品中固應講究忠實，但在千萬人每天接觸的新聞紙中，則不妨為了方便而犧牲一點「忠實」。譯名用中國姓的理由，是可以使人易讀易識，試想想如「艾森豪」寫作「唉生好」還像個名字嗎？

（五）譯名應統一，而不應如目前新加坡的報紙，同是一個美國總統却有報紙寫作「杜魯門」，有的寫作「杜魯曼」，過去甚至還有寫作「吐魯曼」的，像是要故意跟不懂英文的讀者開玩笑。

（六）合身份。據說英國工黨首相 Attlee 初上台時，國內各報都用「阿特里」的譯名，後來英駐華大使館受了某記者的提醒，覺得這名字太不「雅」（中國人講究雅是有名的）更像個「胡同」的名字，而不適合於一個堂堂首相，所以英大使館就要求中國各方面改譯為「艾德禮」。

這一改，音雖仍相似，可是字面上果然雅了許多，像個體面的中國人名了。但當然不是說所有大人物就應有個雅的名字，而是說他若是正正經經的人，我們也應還給他一個正正經經的像人的名字——即使你認為他是個洋「鬼子」，譬如

Churchill 如譯為「扯氣兒」，就會令人想起頑皮小鬼譯成「裘德兒」就不免令人想起一個二八佳人。再舉幾個例子作為結束吧，如把電影名星 Gary Cooper 譯為「咖哩錫巴」，就使人以為是一盤佳餚的名字，把 Joan Fontaine「睡芳」，肉感則肉感矣，但一定不會有名星喜歡用這名字，如把 Shirley Temple 譯為「修理燈泡兒」即變成一句通俗的家常話，如把 Bette Davis，為「慕涕帶淚水」字面上確實夠「悲」，但人

看了却要忍俊不禁了。

談英國報業

王仲廣先生講
克眞筆記

英國報業歷史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在國際新聞事業間亦居最高地位。它的奮鬥精神，可表現出英國民主精神，有人說：英倫報業那種大公無私態度，是英國民主精神所造成。也有人說：正因為有英國的民主政治，才有今日英國報業的崇高地位。

英國報紙已有二百多年悠久和光榮歷史，故今天其報業異常發達。以人口來講七千萬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是每日必需讀報的，尤其是星期日報紙的人更特別多，約佔百分之九十五之衆。從這簡單的數目字看來，即可知道英國的報紙是如何的發達。據調查英國每年雖出版許多種書籍雜誌，但有的人，每年雖不曾看一本書，可是他始終每天都要閱報，把報紙視為精神糧食，在英國不但人民重視報紙，即政府也非常重視報紙，一般人承認，一個組織健全的良好報紙可以比喻一個政府或一間大學管理和教育人民，使人民認識於國家所處地位之重要，所以有人說，報紙只是代表民意的機關，同時也是一個組織健全的良好政府。

一七〇二年三月十一日，英女皇安娜正式就位的那一天英國正式發行了一份報紙，但在這報紙未發行的一百多年前，早已新聞事業的萌芽，那即是（New Letter）「新聞信」。但這種新聞信并非英國可誇爲其獨有的，我國唐宋時，也有此種報紙，即是所謂「官報」，「英國新聞信」創業者之一，是勃特氏，他是一新聞信時代最努力的一位工作者，也可說是英國最初的一位新聞記者。新聞信「起初是一種不定期刊物，後來才漸漸發展成爲每週新聞（Weekly News），同時也開始比較普遍的深入民間。但是在印刷機未發明前，是未能大量刊印的，直至一六四〇年開始發明了一種印刷機器，最初發明的印刷機，却不能用以印刷報紙，經過幾十年的逐漸改良進步，後來才能用以印刷報紙。最初採用這種機器印刷的，乃「泰晤士報」，（The Times）但把從前的舊印刷機器和現在新式的印刷機比較，真可說是大巫見小巫，從前舊的機器每三點鐘只能印二千份報。

報紙的發展需配合許多條件如（一）需要印刷機。（二）不受刑罰的摧殘和賦稅的壓榨。（三）必需交通發達易於推銷。（四）需要普及教育等。英國後來雖有了印刷機，打破了報紙的第一點難關，——印刷問題——可是第二點難關，接着來臨了，那是政府的壓制新聞事業。英國本來是個主張

民主政治的國家。當然不能在表面上限制言論自由，於是使用種種變相方法，以高壓的手段，來限制報紙的發展。諸如印刷執照條例，及苛捐雜稅等。最初英國印刷館和報館，需先領印刷執照始能印刷，但一般先進的新聞工作人員堅定反對此條例，有許多人私下印刷，不向政府登記領取印刷執照。第一位觸犯了此印刷執照條例，而被死刑的是特溫氏。特溫氏被判決後他所受的死刑是非常殘酷的，先把他吊起來，至將斷氣時，又放下來斬頭。此種法令一直維持三十年久，直到一六九五年，因人民的激烈反對始告取消。可是後來又頒行定義廣泛而嚴厲的誹謗條例，凡觸犯了誹謗條例的，須受嚴酷處罰，且這種誹謗條例又無詳細明文細則的規定，其用意不過是壓制新聞事業而已。第一家報紙觸犯了此法令而被處罰的乃「倫敦博物館報」。當時名記者特溫氏曾說過：「以後我決不讓我的兒子當新聞記者，寧願給他當鐵匠，或木匠。」從這句話即可看出，當時的英國新聞事業所處的地位是如何的艱辛困難。

當時政府除了用以上種種條例，來壓制新聞事業外，還用了許多苛捐雜稅來阻礙報業的發展，當時賦稅的名稱很多，如印花稅，紙稅，廣告稅等，其目的乃在打擊報業，加重報館負擔，增高報紙價格，使人民因報紙價格昂貴，而無能力購報。當時印花稅每半張紙需納半便士，一張紙一便士，這樣一直逐年增加，直至一八一五年竟激增至四便士。紙稅是根據紙質的好壞而定，每磅平均納一先令，年年增加，直至三先令爲止。廣告稅；所有廣告稅都需納稅，起初每一則廣告，須納一先令，後來亦年年增加，直至一八〇四年竟增至三先令六便士。最後許多報館，因重車賦稅壓在身上而告倒閉了。以上三種稅，被當時的英國人稱爲「智識稅」和廣告稅。一八三二年英國國會始討論此種雜稅問題，到一八五五年，印花稅和廣告稅都取消，只餘一項紙稅，到一八六一年，紙張稅也告取消。自從所謂「智識稅」被先後取消後，英國報紙，始漸漸增加，無論份數與量各方面，都逐漸改良進步，各報的銷數也激增，泰晤士報日銷約一萬份，日報四千份，早晨記事報約三千份。

英國著名的各大報：

泰晤士報：在一千八百多年時，泰晤士報乃英國一家銷數最大的報紙，可是現在祇銷約卅萬份，而我們之所以拿泰晤士報，來代表英國報紙，

是因它的歷史最長久（固然也有別家報紙，比它歷史更悠久，但現在都已不存在。）泰晤士報不但歷史久，且它本身的歷史，就是全部英國新聞事業的縮影。泰晤士報之所以成名，乃得力於兩位大主筆柏安氏和特蘭氏之努力，爲該報奠定下不朽基業。該報保守性實雖極濃厚，其立場雖擁護政府，但仍保持着極高獨立性格，凡政府所施行之不當政策，或不受人民歡迎政策，它都給以無情的攻擊，故一般人談起英國報業歷史，都首先提起了它。其另外特長處，即是在英國報紙初期時，它常常能獲得許多秘密新聞，這是在特蘭氏主持該報時的事，有人問他，「你怎樣得到秘密新聞的？」他答說：「需把握著新聞的中心，關於政治的機密消息，他從內閣方面刺探出來，他和當時的內閣總理布登爵士很有交情，因此他常常能得到許多關於英國政治動態的新聞，這是別家報紙所不能做到的。」

現略舉幾個例子，說明泰晤士報在英國報業史上，所居的權威地位。

(一)廢除五穀法案：政府頒佈禁止五穀出口，及重征五穀入口稅，這造成了高價糧價和人民普遍的不安，影響了國家的經濟，增進了人民生活的負擔。對這法案，泰晤士報首先起來反對，後來經過國會討論結果，決定取消該法案，而取消「五穀法案」的新聞，又爲特蘭氏從內閣總理布登爵士處先探到，而首先刊登在泰晤士報上，這無形間更增加了人民對該報的信仰和嚮護。

(二)一八五八年拿破崙第三寄給沙丹尼亞皇帝的一封信，也爲泰晤士報所刊登，這引起了社會人士的極端注意，一致認爲該報的採訪力實在不可思議。一八六一年美國總統林肯氏曾稱讚該報說：「世界上除了密西西比河威力最偉大外，即要推泰晤士報了。」

(三)一八六四年，當維多利亞女皇病後，泰晤士報發表一評論稱：「驕馬死後，女皇即將退位，女皇深表不滿，致一親筆函與該報，次日，泰晤士報把它原函照登出來，且加上了「一字來函」的一個標題。每日快報：現在英國報紙銷數最大的一家即是「每日快報」，銷數約達三百八十五萬餘份，它創辦於一九〇〇年，該報成立後，適逢英國剛要修改關稅，該報對關稅改革運動，曾作了最大的宣傳力量，曾獲得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的好評。該報乃英國第一家報紙，以第一頁刊登當地重要新聞，據調查該報在一九一三年銷數只不過二十餘萬份，一九二〇年時，已增至五十餘萬份，至一九四七年已增至三百八十餘萬份。

以上兩家報紙都是具有保守性的和擁護政府的報紙。

每日工人報：它常是站在反對政府一方面的一般人，多認爲係英國共產黨機關報。無論其新聞社論都極端的向左傾，該新聞頭上的標語是：「此乃讀者大眾所有的唯一報紙。」該報之經濟狀況很差，自其成立三十三年間

，年年要爲此報館籌募經費。據有人調查，該報於一九四七年間每月要向人民募捐二千九百五十鎊以維持其壽命，一九四一年世界大戰期間，該報曾被政府封閉，該時英內務大臣爲查理遜氏，他曾在下議院宣佈該報之罪狀稱：「該報要給讀者一種壞印象，使國家對外作戰的努力受其打擊，」他并對該報作一總評稱：「該報并非代表多數人，乃是代表少數人的利益，」後來直至一九四二年，英蘇聯盟攻德，該報始有機會復版，自復版後，其態度亦相當改變。

世界新聞：世界新聞是星期日出版的，銷數約七百五十四萬餘份，其中間曾經過一段艱辛奮鬥史。該報創刊於一八四三年，爲星期報中資格最老的一家報紙，該報最大功臣，乃一律師甲克遜氏，在該時，英國交通未大發達，他對運輸報紙非常注意，於夜間時常親自監督工人印刷，甚至親隨報車到火車站，去聯絡火車上職員，給搬運夫半鎊錢，目的在求其報紙不至被延誤。那時英國教會最反對星期日發行報紙，理由是安息日不應工作，於是他本身除當經理外，亦當派報工友，幫同派報，在教育反對最力的時候，也是他奮鬥最力的時候，他還印了許多傳單，到處散發，雖極偏僻的地方，也有其傳單。有時人家門窗關着，他就將傳單由窗戶拋入。到處爲他的報紙宣傳，說明所以要在星期日出版的理由。由於他的堅決奮鬥，結果他的報紙銷數一天一天的激增。今天該報人員談起此事時，還感到異常興奮，而把它拿來鼓勵工友爲報館奮鬥。

英國各著名報紙的小統計：

每日郵報系：在倫敦地區發行的，一報一版報一，星期日報一，其他各郡另有一版報一，計共十三家。

各郡新聞報系：在倫敦地區沒有發行報紙，其他各郡發有晚報四種。威士敏斯特報系：倫敦地區沒有發行報紙，其他各郡報四，晚報九，星期日快報，銷數二百五十七萬四千七百多份。

星期圖書報：銷數一百十五萬四千二百多份。

每日郵報：銷數二百零七萬七千五百多份。

星期電訊報：銷數二百零五萬九千八百多份。

新聞晚報：銷數一百六十四萬九千九百多份。

每日電訊報：銷數一百零一萬五千九百多份。

每日新聞報：銷數一百四十三萬三千五百多份。

人民報（星期日）：銷數四百六十一萬三千九百多份。

每日鏡報：銷數三百六十多萬份。